



從太平洋藝術節台灣團隊 的歌舞展演探討無形文化遺產 護衛制度的落實成效

太平洋芸術祭台湾参加者の歌謡・舞踊上演内容から
考察する無形文化遺産制度の達成度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Team in 2016 FestPac

文・圖——Lekai 林芳誠（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人類學者 郭佩宜曾指出，太平洋藝術節的田野如同「煙火式」一般，受限於時間、表演場地、接觸人事物等過於短促而造成文化真實性（authenticity）仍待商榷等問題，恐怕無法完成一個較為有建樹的學術研究。為此，筆者雖然於太平洋藝術節期間停留時間有限，僅能進行短期的田野觀察；為避免田野觀察真的如「煙火」般稍縱即逝，筆者將以原住民族委員會遴選而出的歌舞團隊，以及民間自組團體的歌舞展演為觀察對象，從中思考無形文化遺產與傳統表演藝術的議題。

開幕式當天現場觀察

開幕儀式當天凌晨，典禮現場早已湧進參加典禮的各國代表團成員、遊客與維持秩序的軍警人員和工作人員。各國代表團皆穿著傳統服飾集結，關島地主隊則開始彩排開幕儀式迎接各國船團入港的傳統歌曲，杳雜攘往的人群漸將典禮場地擠得水洩不通。天微亮，排灣族拉勞蘭部落獵人學校團隊以整齊的傳統服飾出現，瞬時已吸引許多遊客的目光，「Where are you from?」「Taiwan」的交談聲音此起彼落。待開幕儀式正式開始後，現場除了在碼頭岸上吟唱傳統歌謠

迎接船團來訪的關島代表團外，許多國家的團隊成員也已蠢蠢欲動，紛紛展現出屬於自己民族文化的樂舞。此時發現獵人學校成員早已在「尬舞」的人群當中，除了吟唱排灣族古調以外，也透過連續蹲跳的勇士舞獲得現場諸多的掌聲。然而，正疑惑怎麼沒看到台灣代表團隊出現在開幕儀式的同時，一群穿著台灣常見繡有「原住民圖騰」背心的團體，緩緩出現在人群之中；領頭的人手上拿著一小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指揮著團隊行進



迎接船團抵達前，關島團隊進行傳統歌曲的吟唱彩排。



台灣團隊一同透過歌舞，將關島總督高高舉起表示尊敬。

的方向。台灣團隊一副如同參加導覽觀光團的身影，與其他國家代表團成員錯身而過的畫面，至今仍然讓筆者印象深刻。

當晚在Paseo Stadium舉行的開幕入場典禮，每個代表團皆以約15-20分鐘的歌舞做為進場展演，如同奧運選手進場一般，現場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傳統服飾以及多元化的歌舞元素。阿美族群的歌舞一向都是台灣社會喜歡用來做為舞台展演的題材，我國代表團即採用南勢阿美族於Ilisin祭典進行的歌舞（malikoda）為典禮入場時的展演主題。此時應為向外宣達南勢阿美族群文化的最佳場合，代表團的翻譯卻未針對歌舞進一步介紹，僅粗略說明這是來自台灣的阿美族歌舞，甚為可惜。當南勢阿美族的歌舞快結束的時候，原民會官方代表手持贈送給關島總督的禮物向前，原本站在舞台旁的獵人學校團隊也趨步往前，在致贈紀念品的同時進行拉勞蘭部落傳統歌舞，並且也在關島總督面前呈現了連續蹲跳的勇士舞。此時舞台前後同時出現了阿美族與排灣族的歌舞，然而我國翻譯人員卻也未對此予以介

當晚在Paseo Stadium舉行的開幕入場典禮，我國代表團即採用南勢阿美族於Ilisin祭典進行的歌舞（malikoda）為典禮入場時的展演主題。此時應為向外宣達南勢阿美族群文化的最佳場合，代表團的翻譯卻未針對歌舞進一步介紹，僅粗略說明這是來自台灣的阿美族歌舞，甚為可惜。





因身著南部阿美族群服飾展演奇美部落 Ciopihay 階級專屬的 pawai 歌舞所引發的爭議，再再凸顯官方對於原住民族文化展演形式仍存於「好看」、「華麗」即可的狹隘觀點，忽略歌舞實踐背後所連結的社會規範與脈絡。民間團體的能動性所產生與其他南島語族的文化交流和連結，略勝官方一籌。



紹，僅將焦點鎖定在致贈的禮品上。最後，在獵人學校團隊吟唱歌謠的帶領下，後方的官方舞團也跟著進入致贈禮品的現場，一同透過具有尊敬之意的「抬轎」動作，將關島總督高高舉起。

台灣展館開幕

5月23日上午是主展場台灣展館開幕的日子，官方舞團便以馬蘭阿美族歌舞為展演題材。舞團首先邊走邊唱兩首傳統歌謠，巡繞了各國展館一圈；隨後在廣場旁手牽著手、跳起馬蘭阿美族 kiloma'an 祭典時的傳統歌舞（malikoda），只是此時嘴裡哼出來的旋律已從傳統歌謠變成了林班歌曲（如《可憐的落魄人》、《台東情歌》等）。約中午12點進行的台灣館開幕典禮，歌舞展演過程扮演成年青年（k a p a h）團員未喝下扮演青少年（pakarongay）成員表示敬意斟滿的米酒時，該名成員竟然直接將米酒喝下；後續吟唱複音

歌曲時，扮演老年（malitengay）的團員也以「晚輩向長輩倒酒」的姿勢（Pataki）將手中的米酒送進扮演未成年的團員手中，如同前述一般，團員同樣一飲而盡，現場翻譯依舊沒有介紹所展演歌舞的緣由。雖然無論是翻譯訊息的傳達，或扮演未成年團員的飲酒行為，不會直接妨礙歌舞在表面形式上所呈現的律動感，但代表國家的官方舞團明顯違反馬蘭阿美社會的飲酒規範；即便在歌舞展演的過程不容易被發現，我們卻能從中了解官方舞團成員或許只是對於歌舞的旋律及動作，展現某程度的熟悉，然而對於歌舞本身在民族脈絡中的身分認定、社會規範卻較為陌生，因此出現「長輩倒酒給未成年晚輩喝」的動作。對於歌舞展演背後所傳達的無形文化遺產概念，依舊存於表面的形式。

民間團體的表現

相對於行程較為制式的官方代表團，民間團體在藝術節現場的移動性與交流程度顯得相當自主。獵人學校確實有備而來，無論是歌舞展演的場合，抑或與當地組織（如：博物館、社區）的拜訪與贈送禮品（如：陶甕）都顯示其團隊縝密的前置規劃。同樣以主展場的歌舞展演為例，除了歌舞的展演外，獵人學校團隊不紊的傳統服飾成為觀眾關注的焦點，同時獵人學校也以歌曲《美麗島》間接表達了台灣現階段的政治情境。再以歌手 Suming 舒米恩團隊為例，除了團隊自行向舞台人員接洽表演時間，並展現以都蘭阿美族元素的流行創作歌曲，不僅吸引了部分音樂團體的關注，同時也受關島當地電台 Live Local Friday 的邀約，於現場進行節目訪問。

或許受限於官方舞團成員並非來自於同一文化體系、不同原住民族族人組成的團隊，展演題材的選擇也因遴選過程的安排而呈現歌舞形式的既定性與約束性，無法如民間團隊皆以

特定社群或單一文化體系為展演形式。加上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歌舞展演的形式，長期以來無論是主流社會的想像、挪用或誤用，往往使文化內部社群出現極大的反彈聲浪，因此造成誤解與衝突。一如6月1日官方舞團受大會邀約前往關島博物館進行展演，會後「受邀至停泊傳統獨木舟的港口邊進行非正式之文化交流活動，該場合係為各與會國家團體各自帶餐聯誼之自發性表演場合。」因身著南部阿美族群服飾展演奇美部落ciopihay階級專屬的pawali歌舞所引發的爭議，再再凸顯官方對於原住民族文化展演形式仍存於「好看」、「華麗」即可的狹隘觀點，忽略歌舞實踐背後所連結的社會規範與脈絡。民間團體的能動性所產生與其他南島語族的文化交流和連結，略勝官方一籌。

結語

除去複雜的無形文化遺產學術觀點，對於文化保存最直接有效的就是全貌性觀點（holistic point of views）下的實踐，歌舞做為一文化脈絡的表徵（representation），所牽涉的不僅只是歌謠與動作，還有整個文化體系的相互關係。在此「煙火式田野」的情境下，我們著實很難在藝術節期間有效掌握所有的資訊，然而由官方遴選的歌舞團隊儼然就是代表國家體現其文化政策態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於無形文化遺產的護衛制度為：確認（identification）、立檔（documentation）、研究（research）、保存



台灣展馆開幕典禮，展演的歌舞中飲下的這杯酒，凸顯了只注重外面歌舞形式，卻忽略內部社群文化脈絡的社會規範。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宣傳（promotion）、弘揚（enhancement）、傳承（transmission）、振興（revitalization）；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僅偏重於「確認」及「立檔」，其他執行策略仍有待加強。無形文化遺產護衛制度（safeguarding）不僅需要主管機關全力投入，也需藉由跨部會平台達成資源與資訊分享的機制。即便我國《文資法》已開始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無形文化遺產進行初步的資料彙整，但此次太平洋藝術節，民間團體的歌舞展演達成的文化交流效果明顯強於官方團隊，加上一連串因行政因素或展演題材的錯置，更凸顯了我國對於原住民族無形文化遺產的觀念與執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Lekal林芳誠

台東市人，台東都蘭部落拉干禧成員，1984年生。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研究主題為文化遺產與台灣原住民族歌舞展演。現任台東大學人文學院計畫專任助理。此次太平洋藝術節與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師生共同前往關島進行田野調查。